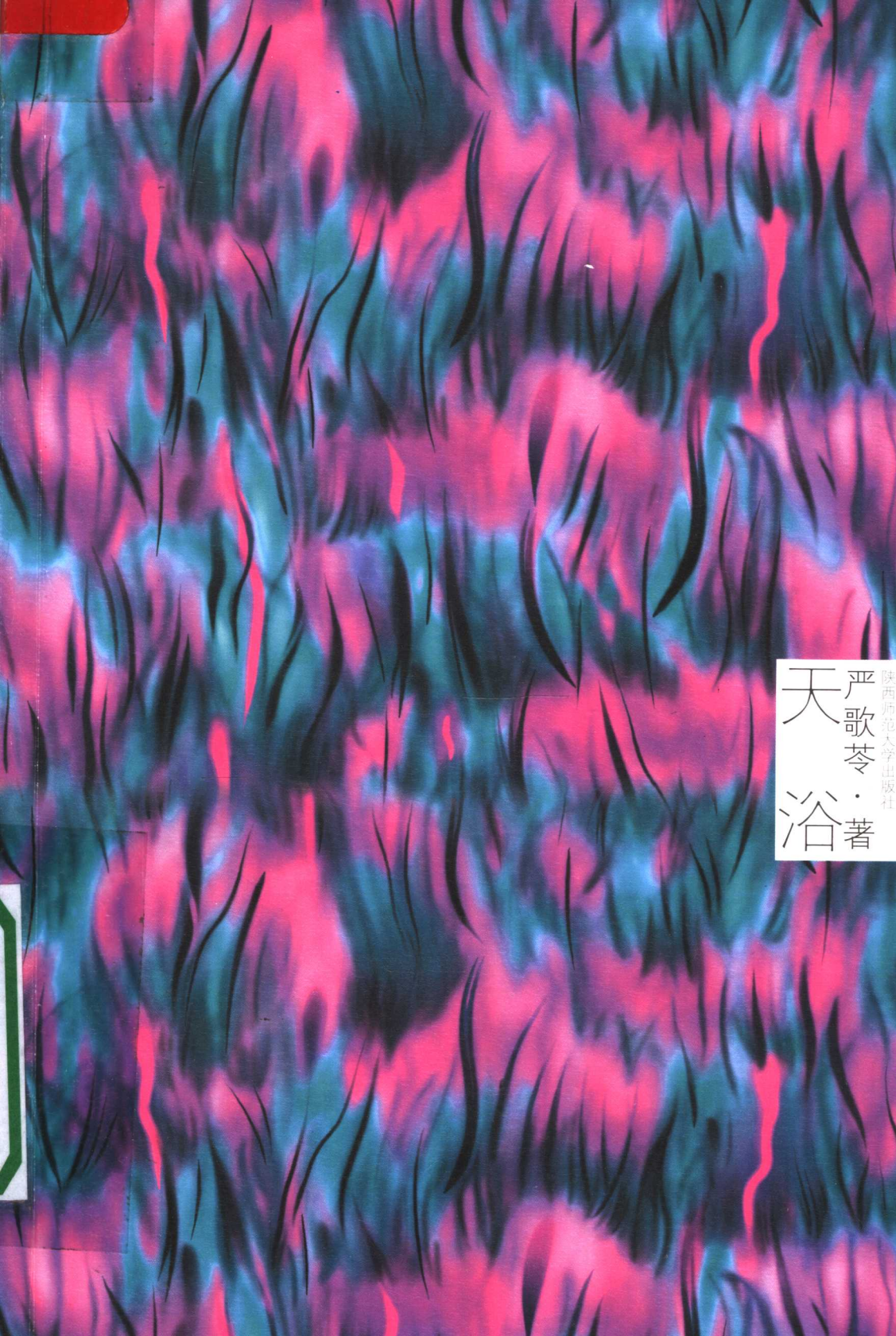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天浴

严歌苓·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7.1625
I247.5/995+2

2008

天 浴

严歌苓·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严歌苓作品集 1:天浴/严歌苓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2
ISBN 978-7-5613-4196-4

I.天... II.严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9819 号
图书代号:SK8N0165

责任编辑: 周 宏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印 张: 14
字 数: 169 千字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196-4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天 浴

云摸到草尖尖。草结穗了，草浪稠起来。一波拱一波的。

文秀坐在坡坡上，看跑下坡的老金。文秀是老金从知青里拣出来学放马的，跟着来到牧点上一看，帐篷只有一顶，她得跟老金搭伙住。场部人事先讲给文秀：对老金只管放心，老金的东西早给下掉了。几十年前这一带兴打冤家，对头那一伙捉住了十八岁的老金，在他腿裆间来了一刀，从此治住了老金的凶猛。跟过老金放马的女知青前后有六七个，没哪个怀过老金的驹子。打冤家那一记剗干净了老金。

文秀仍是仇恨老金。不是老金拣上她，她就伙着几百知青留在

奶粉加工厂了。她问过老金为啥抬举她来放马，老金说：“你脸长。”

文秀不是丑人，在成都中学就不是。矮瘦一点，身体像个黄蜂，两手往她腰部一卡，她就两截了，上马下马，老金就张着两手赶上来，说：“来喽！”一手托文秀屁股，一手掀她胳肢窝，把她抱起。文秀觉出老金两只手真心想去做什么。到马场没多久，几个人在她身上摸过，都是学上马下马的时候。过后文秀自己也悄悄摸一下，好像自己这一来，东西便还了原。场部放露天电影，放映完，发电机一停，不下十个女知青欢叫：“老子日你先人！”那都是被摸了的。几千支手电筒这时一同擦亮，光柱子捅在黑天空里，如同乱竖的干戈。那是男人们得逞了。

跟老金出牧，就没得电影看了。要看就得搂紧老金的腰，同骑一匹马跑二三十里。文秀最不要搂老金的腰，没得电影就没得电影。

坡下是条小浅河，老金把牛皮口袋捺紧在河底，才汲得起水。文秀天天叫身上痒，老金说总有法子给她个澡洗洗。她听见老金边汲水边唱歌。知道是专唱给她听的。老金歌唱得一流，比场部大喇叭里唱得好过两条街去！歌有时像马哭，有时像羊笑，听得文秀打直身体倒在草里，一骨碌顺坡滚下去。她觉得老金是唱他自己的心事和梦。

老金唱着已跑得很跟前了，已嗅得到他一身马气。

老金对她笑笑。他胡子都荒完了，有空他会坐在那里摸着拔着。

她睁开一只眼看他：“唉老金，咋不唱了？”

老金说：“不唱了，要做活路。”

“唱得好要得！”她说。是真话。有时她恨起来：恨跟老金同放马，同住一个帐篷，她就巴望老金死、歌别死。实在不死，她就走；老

金别跟她走，光歌跟她走。

“不唱喽。”老金又腼腆地笑了。

文秀讨厌他当门那颗金牙，好好一个笑给它坏了事。不是它老金也不那么凶神恶煞。

老金叫金什么什么，四个字。要有一伙藏人在跟前，你把这名字唤一声，总有十个转头应你。文秀不记它，老金老金，大家方便。老金有四十岁，看着不止。藏族不记生日，搞不好只有三十岁，也搞不好有五十了。老金不像这场子里其他老职工都置几件财产；老金手表也没有，钢笔也没有，家当就是一颗金牙。还是他妈死时留下的。她叫老金一定把它敲下来，一死就敲，别给天葬师敲了去。老金找刀匠镶金牙。刀匠什么都能往刀上镶，也就按镶刀的法子把牙给镶上了。

盛水的牛皮口袋套在马背上，老金轻轻拍着马屁股蛋，马把水驮上了坡。马吃圆的肚子歪到左边又歪到右边，老金跟着步子，两个粗壮的肩头也一下斜这边，一下斜那边。不听老金的故事，哪里也看不出老金比别的男人少什么。尤其老金甩绳子套马的时候，整个人跟着绳悠成一根弧线，马再拉直腿跑，好了得。没见这方圆几百里的马场哪个男人有这么凶的一手。

老金把两大口袋水倒进才挖的长形坑里。坑浅了点，不然能埋口棺材。坑里垫了黑塑料布，是装马料豆的口袋拆成的。

文秀人朝坡下坐着，头转向老金。看一阵问：“做啥子嘛？”

老金说：“看嘛。”

他一扯衬衫，背上的那块浸了汗，再给太阳烘干，如同一张贴死的膏药，揭得“啞啦”一声，青烟也冒起了。口袋水倒干，池子里水涨上来。有大半池子。

文秀头也转酸了地看。又问：“做啥子嘛？”

老金说：“莫急嘛。”这是低低的吼。每回上下马，文秀不想老金

抱，老金就微露金牙对她这样一吼。它含有与老金庞大的身躯、宽阔的草原脸彻底不对路的娇嗔。还有种牲畜般的温存。

文秀向坡下的马群望着。老金在她近旁坐下，掏出烟叶子，搓了一杆肥大的烟卷，叼到嘴上，一遍一遍点它。文秀听火柴划动，火柴断了。她眯眯眼“活该”地看老金笑。十来根火柴才点着那土炮一样斜出来的烟卷。大太阳里看不见烟头上的火，也看不见什么烟，只见一丝丝影子缭绕在老金脸上。再就是烟臭。随着烟被烧短下去，臭浓上来。

那口池子也升起烟。烟里头，透明的空气变得弯弯曲曲。太阳给黑塑胶吸到水里，水便热了。都不到老金一杆烟工夫。

文秀摸摸水，叫起来：“烫了！”

“洗得了。”老金说。

“你呢？”

老金说：“洗得了。过会就烫得要不得了。”

老金是不洗的。文秀给老金一抱，就晓得这是个从来不洗的人。

“我要脱了哟。”文秀说。

老金说：“脱嘛。”说着把眼瞪着她。

文秀指指山下的马群：“你去打马，那几匹闹麻了。”

老金有点委屈，慢慢地转脸：“我不看你。”

文秀往地下一蹲：“那我不洗了。”

老金不动。她不舍得不洗，她顶喜欢洗。头一个晚上，她舀一小盆水，搁在自己铺前，吹熄了灯，刚解下裤子，就听老金那头的铺草嗦嗦一阵急响。

她骑着那盆水蹲下，小心用毛巾蘸水，尽量不发出声响。老金那边却死静下来，她感到老金耳朵眼里的毛都竖着。

“洗呀？”老金终于说，以一种很体己的声调。

她没理他，索性放开手脚，水声如一伙鸭子下塘。

老金自己解围说：“嘿嘿，你们成都来的女娃儿，不洗过不得。”

她是从那一刻开始了对老金的仇恨。第二天她摔摔打打在自己铺边上围了块帆布。

老金背对文秀，仰头看天，说：“云要移过来喽。”

文秀衣服脱得差不多了，说：“你不准转脸啊。”

说着她跨进池子，先让热水激得咝咝直吸气。跟着就舒服地傻笑起来。她跪在池子里，用巴掌大的毛巾往身上掬水。

老金硬是没动，没转脸。他坐的位置低，转脸也不能把文秀看全。文秀还是不放松地盯着他后脑勺，一面开始往身上搓香皂。她在抓香皂之前把手甩干：手上水太多香皂要化掉。是妈教她的。文秀爸是个裁缝，会省顾客的布料，妈嫁给他就没买过布料。

“老金，又唱嘛！”文秀洗得心情好了。

“云遮过来喽。”

老金颈子跟着云从天的一边往另一边拐，很在理地就拐到了文秀这边。他看见她白粉的肩膀上搁着一颗焦黑的小脸。在池里的白身子晃晃着，如同投在水里被水摇乱的白月亮。

文秀尖叫一声：“狗日的老金！”同时将洗污的水“哗”地一把朝老金泼去。老金忙把脸转回，身子坐规矩，抹下帽子揩脸上的水。

“眼要烂！”文秀骂道。

“没看到。”

隔一会，文秀打算穿了。坡底下跑来两个赶犍牛去屠宰场的男人。都跟老金熟，便叫起来：“老金！老金！蹲在那里做啥子？”

老金大声吼：“不准过来！”

两个男人说：“老金蹲着在尿尿吧？”说着把胯下坐着的犍牛拔个弯子，朝这边上来了。

“不准过来！”他回头凶狠地对文秀说：“穿快当些！”

男人们这时已经发现了抱紧身子蹲在那里的文秀，却仍装着冲老金来。“老金，别个说你蹲着屙尿，跟婆娘一样，今天给我们撞到了！……”

老金一把扯过地上的步枪，枪口对两人比着。两人还试着往前，枪就响了。其中一头犍牛腾起空来，掉头往坡下跑，身子朝一侧偏斜，它给打秃一只犄角，平衡和方向感都失了。

给牛甩在地上的那位叫起来：“敢打枪哟——龟儿老金！”

老金朝枪头上啊一口唾沫，撩起衣襟擦着硝烟的熏染，不吱声，没有一点表情，就跟他什么也没干过一样。然后他往枪肚里填了另一颗子弹，对那个还愣着不知前进后退的家伙说：“又来嘛。”

那人忙调转犍牛的头。在牛背上他喊：“老金，你龟儿等着。”

“等着——老子锤子都莫得，怕你个球！”老金大声说，两手用力拍着自己裆部，拍得结实，“噼里啪啦”，裤子上灰尘被拍起一大阵。

文秀笑起来。她觉得老金的无畏是真的——没了那致命的东西，也就没人能致他命了。

到十月这天晚上，文秀跟老金放马整整半年。就是说她毕业了，可以去领一个女知青牧马小组去出牧了。她一早醒来，头拱出自己的小营帐问老金：“你说他们今天会不会来接我回场部？”

老金刚进帐篷，臂弯上抱了一堆柴，上面滚一层白霜。

“嗯？”老金说。

“六个月了嘛。说好六个月我就能回场部的！今天刚好一百八十天——我数到过的！”

老金手腕一松，柴都到了地上，他穿一件自己改过的军用皮大衣，两个袖筒给剪掉了，猿人般的长臂打肩处露出来，同时显得灵巧和笨拙。他看着文秀。

“要走哇？”

“要走？”文秀说：“该到我走了喽！”说着她快活地一扭尖溜溜的下巴颏子，头缩进帆布帘。

她开始翻衣服包袱，从两套一模一样的旧套衫里挑出一套，对光看看，看它有多少被火星溅出的眼眼。不行，又去看那一件，也不好多少。叹口气，还是穿上了。系上纱巾，再好好梳个头，不会太邋遢。她走出来，老金已把茶锅里的奶茶烧响了。

文秀打招呼道：“吃了没有？”

“在煮。”老金指一指火上。

他看着收拾打扮过的她，眼跟着她走，手一下一下擦断柴枝。她这时将一块碎成三角形的镜子递到他手上，他忙站起身，替她举着。不用她说，他就跟着她心思将镜子升高降低。

文秀这样子领口打着纱巾，梳着五股辫子等了一个礼拜，场部该来接她那人始终没来。第八天，老金说：“要往别处走走了，大雨把小河给改了，马莫得水喝，人也莫得水喝。”

文秀马上尖声闹起来：“又搬、又搬！场部派人来接我，更找不到了！”她瞪着老金，小圆眼睛鼓起两大泡泪。那意思好像在说：场部人都死绝了，等七天也等不来个人毛，都是你老金的错！

接下去的日子，老金不再提搬迁的事。他每天把马赶远些，去找不太早的草场。文秀不再跟着出牧，天天等在帐篷门口。一天，她等到一个人。那是个用马车驮货到各个牧点去卖的供销员。他告诉文秀：从半年前，军马场的知青就开始迁返回城了。先走的是家里有靠山的，后走的是在场部人缘好的。女知青走得差不多了，女知青们个个都有个好人缘在场部。

文秀听得嘴张在那里。

“你咋个不走？”供销员揭短似的问道，“都走喽，急了老子也不干了，也打回成都喽！”他两个膝盖顶住文秀两个膝盖。

文秀朝他眨巴眨巴眼。供销员显然是个转业军人，一副逛过天

下的眼神。这场子里的好交椅都给转业军人坐去了。

“像你这样的，”供销员说：“在场部打些门路担心怕太容易哟！”他笑着不讲下去了。然后嘴唇就上了文秀的脸、颈子、胸口。供销员在文秀身上揣呀揉，褥单下的铺草也给揉烂了。文秀要回成都，娘老子帮不上她，只有靠她自己打门路。供销员是她要走的头一个门路。

天傍黑老金回来，进帐篷便听到帆布帘里面的草响。帆布下，老金能看见两只底朝天的男人鞋。老金不知他自己以完全不变的姿势已站了一个多小时，直站到帐篷里外全黑透。

供销员趿着鞋走出来，没看见老金，径直朝亮着月光的帐篷门口走去。套着货车的牛醒了盹，供销员爬上车，打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，一路唱地走了。

文秀铺上一丝人声也没有。她还活着，只是死了一样躺着，在黑暗中迟钝地转动眼珠。“老金，老金是你吧？”

老金“嗯”了一声，踏动几步，表示他一切如常。

“老金，有水莫得？”

老金找来一口奶茶。文秀头从帆布帘下伸出，月光刚好照上去，老金一看，那头脸都被汗湿完了，像只刚娩出的羊羔。她嘴凑过来，老金上前扶一把，将她头托住。她轻微皱起眉，头要摆脱老金的掌心。

“莫得水呀？”她带点谴责腔调。

老金又“嗯”一声，快步走出帐篷。他找过自己的马一跨上去，脚发狠一磕。

他在十里之外找到一条小河，是他给文秀汲水洗澡的那条。他将两只扁圆的军用水壶灌得不能再满。回到帐篷，月亮早就高了。

文秀还在帆布帘那边。

“快喝！水来喽！”老金几乎是快活地吆喝。

他将一只水壶递给文秀。很快，听见水“啵吐吐，啵吐吐”地被倒进了小盆。之后文秀又伸出手来要第二壶。

老金说：“打来给你喝的。”

她不言语，伸手将壶带子拉住，拖进帘内。水声又听得见了，她又洗。她不洗过不得，尤其今天。一会儿，她披衣出来，端了那小盆水，走出帐篷，走得很远，把盆水泼出去。

老金觉得她走路的样子不好看了。

“老金，”她递过一只水壶：“还有点水，你喝不喝？”

老金说：“你喝。”

她一句也不多谦让，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个苹果，将壶嘴仔细对准它。水流得细，她一只手均匀地转动苹果，搓洗它。她抬起眼，发现老金看着她。她笑一下。她开始“咔嚓咔嚓”啃那只苹果。它是供销员给她的。她双手捧着它啃，其实大可不必用双手，它很小。

文秀从此不再跟老金出牧。每天老金回来，总看见帆布帘下有双男人的大鞋。有次一只鞋被甩在了帘子外，险些就到帐篷中央的火塘边了。老金掂起火钳子，夹住那鞋，丢在火里面。鞋面的皮革被烧得吱溜溜的，立刻泌出星点的油珠子。然后它扭动着，冒上来黏稠的烟子，渐渐发了灰白。一帐篷都是它的瘟臭。老金认识这鞋，场里能穿这鞋烧包的没几个。场党委有一位，人事处有两位。就这些了。

前些天文秀对老金说：“这些来找我的人都是关紧的哟。”

老金问：“好关紧？”

“关紧得很。都是批文件的。回成都莫得几个关紧的人给你盖章子，批文件，门儿都莫得！”她看着老金，眼神却不知在哪里。她语气是很掏心腑的，那样子像老金闷慌了，去跟牲口们推心置腹说一番似的。

老金便也像懂事却不懂人语的牲口一样茫然地看着她。由

于多日不出牧，她那被暴日烈火烤出的脸壳在褪去；壳的龟裂缝隙里，露出粉嫩的皮肉。她一面讲话，一面用手指甲飞快地在脸上抠着。尖细的指甲渐渐剥出一个豁口。顺豁口剥下去，便出来野蚕豆花一样大小的新肉。

“我太晚了——那些女知青几年前就这样在场部打开门路，现在她们在成都工作都找到了，想想嘛，一个女娃儿，莫得钱，莫得势，还不就剩这点老本？”她说，两只眼皮往上一撩，天经地义得很。她还告诉他：睡这个不睡那个是不行的；那些没睡上的就会堵门路。

老金点点头，一面在大腿上搓出更壮的一杆烟来。文秀什么话都跟他讲。她说那些睡过她的男人都是她的便通门道了。她对他讲不是因为特别在意他的看法。相反，是因为他不会有看法。牲口会有什么看法？

这时帆布帘呼啦啦一阵子响。男人在找他的第二只鞋，嘴里左一个“狗日”，右一个“狗日”。老金脊背对着帘子，坐着，吸他的烟卷，使劲吸，肺都吸扁了。

那人就是不肯钻出来，不肯让老金就着马灯的黄光把他百分之百地认清。他在场部是个太关紧的人物，忙得很，连句客套话都不给文秀，上来就办正事。来都是瞎着灯火，他从来没看清过文秀长什么样。

文秀被他支出来对付老金。

“老金，有莫得看到一只鞋？”文秀问。

“哪个的？”老金问。

“你管是哪个的！看到莫得嘛！”文秀高起声，走到他对过。她头发从脸两边挂下来，身上裹一件大衣，上面露块胸，下面露一截腿杆。火塘的火光跳到她脸上，她瘦得两只眼塌出两个大洞。

“问你！”她又求又逼地再高一声。

老金只管吸烟，胸膛给鼓满又吸扁，像扯风箱。

“牲口啊？咋个不懂人话来你？！”文秀“忽”地一下蹲到他面前，大衣下摆被架空，能露不能露的都露出来。似乎在牲口面前，人没什么不能露的，人的廉耻是多余。

老金听着那位关紧人物赤一只脚从他背后溜走。

文秀仍披着大衣，光着腿杆子在帐篷里团团转。她摇摇这只水壶，空的；那只，还是空。他们在这涸了水的地方已驻扎一个多月，每天靠老金从十里外汲回两壶水，从这天起，水断了。

如此断了五天水。喝，有奶，还有酥油茶。来找文秀的男人不再是每天一个，有时是俩，或是仨。老金夜里听见一个才走，下一个就跟着进来。门路摸得熟透；老金在门口搁了干刺藜，巴望能锥出某人一身眼子，而他们都轻巧地绕开了它。最要紧的是，在上文秀铺之前，他们的鞋都好好地藏起了。

清早，文秀差不多只剩一口气了。她一夜没睡，弄不清一个接一个摸黑进来的男人是谁。最后一个总算走了，她爬起来。老金在自己铺上看她撕开步子移到他铺边上，对他叫道：“老金，几天莫得一滴点儿水！”

老金见她两眼红艳艳的，眼珠上是血团网。他还嗅到她身上一股不可思议的气味。如此的断水使她没了最后的尊严和理性。

老金慢慢地开始穿衣，喉咙里发出咕哝。一条结满汗茧，又吸满尘土的裤子变得很硬，大致是它自己站在铺边上。他将它拖过来，开始穿。不知是他穿它，还是它穿他。

文秀踱步到熄了的火塘边，眼瞅着那截烧得拧起的皮鞋底，不明白它是什么。她对老金扯直嗓门叫：“搞啥子名堂——穿那么慢？！”

老金忽地停了动作。

文秀像意识到什么不妙，把更难听一句吆喝衔在嘴里，瞪着

他。

老金走到她面前，对她说：“你在卖，晓得不？”

文秀还瞪着他。过一会她眼睛狐骚地一眯：“说啥子喽？”

“你是个卖货。”他又说。

“那也没你份。”她说。

立冬那天，文秀在医院里躺着。她刚打掉胎，赤着的腿下铺着两寸厚的马粪纸，搪血用的。老金一直守在病房外面，等人招呼他进去。却没有一个招呼他进去。护士们公然叫文秀：“破鞋，”“怀野娃娃的。”正如住外科病房的那个男知青，人都公然叫他“张三趾”。说是他一次枪走火打没了三根脚趾头。张三趾伤好之后就要回成都了，因此他把家当都换成了冬虫夏草，回成都那都是钱，带起来也轻便。所有人都明白，他存心往脚下开枪的，把自己制成个残废，马也骑不得了，只有回成都。

老金守到第三天，张三趾走过来，坐到同一条板凳上。他递给老金一根纸烟，就进了文秀病房。

半根烟下去，老金才觉出不对。他忽地站起身，去推那病房门。门却从里头锁了。老金扯开腿，将自己镶铜头的靴子照门上甩去。他“畜牲畜牲”地咆哮引得全体护士都跑来了。很快的，各病房的床全空了，连下肢截瘫的都推着轮椅挤在走廊朝文秀门口望。

老金被几个护士掐住，嘴里仍在“畜牲畜牲”！只是一声又一声嘶哑。

张三趾出来了，人给他闪开道。他一甩油腻的头发，俨然是个颇帅的二流子。他对人群说：“干啥子？干啥子？要进去把队排好嘛！”他指指文秀的房门，然后又指老金：“老金排头一个，我证明。”

老金抬起那铜头靴子朝张三趾仅剩两趾的那只脚跺去。张三趾发出一声马嘶。

护士们吆人群散开，同时相互间大声讨论：“弄头公驴子来，她